



書叢本基學國

案學元宋

(二)

著義宗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宋元學案

## 卷十九

### 范呂諸儒學案表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述	
附師龐直溫	從孫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呂公著	子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子希績		
	子希純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李常	黃庭堅	王庭秀	別見龜山學案。
並凍水同調			
韓維	從孫權	別見元城學案。	
		元孫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宋元學案 七 范呂諸儒學案

從孫璜別見武夷學案。

王巖叟

並明道同調

呂大防

父賁  
橫渠同調

豐稷

子安常

曾孫誼別見象山學案。

王鄧江樓西  
湖門人

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李朴 見下君行家學案。

張庭堅

李潛

子朴

附師劉師正  
清敏同調

子格

呂好問 別見滎陽學案。

呂切問 別見滎陽學案。

龔夫

弟大壯

龔節亨

上官均

子悳

曾孫 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從子恢

從子橙

杜純

弟紘

父彭壽

子欽嵩

晁補之

常安民

子同

李深

子階

父諲  
附弟勉

子郁別見龜山學案。

並元祐之學

### 范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以後。尚有諸魁儒焉。於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於學術有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

宋元學案 七 范呂諸儒學案

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尙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惟李君行李進祖傳其稿尙存餘多以史傳參補。

涑水同調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附師龐直溫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第一爲新安主簿薦試擢館閣校勘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及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請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陳執中爲相先生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先生言今陰陽不和民困賊熾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細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中外莫敢言者先生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先生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至是入謝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魏公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論定漢王典禮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荆公爲政變更法令先生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宜去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疏入荆公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先生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荆公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哲宗立賜以龍茶存勞甚渥累封蜀郡公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先生少

時爲薛公奎招入幕府。與子弟講學。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與司馬溫公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溫公生爲先生傳。服其勇決。先生復銘溫公墓。平生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鑑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於京師。先生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其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卻胡騎。晚使遼。遼人目曰此長嘯公也。雲濠案先生著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韻對國朝事始末東齋記事。凡百餘卷。猶子百祿。從孫祖禹。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輔家登學案者。范蜀公家六世八人。蜀公及從子資政百祿。見是卷。從孫正獻祖禹。從曾孫龍圖冲。爲華陽學案。資政後仲黻。及從子子長。子該。又大治。則華陽後人。見二江學案。共八人。凡六世。

### 附錄

司馬溫公傳家集曰。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

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

邵氏聞見錄曰。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旣致政於熙寧之初。義不爲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司馬范氏論鍾律。按律止於寸。固不能生尺。度律異物。其用各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數。皆由分寸起。乃自然之數。故宮繫於分。分不繫於宮。黃鍾繫於寸。寸不繫於黃鍾也。謂度量權衡皆生於黃鍾。而以黍起分。劉歆妄說。古無是也。古之制律。自分而九之。以爲宮。自寸而九之。以爲黃鍾。樂或未和。則反之數術。以求其分寸。必得其和而後止。今用千二百黍之管。因其所至。遂以爲律。斷取其三。以爲空徑。其說易至是乎。栗氏爲量量之。以爲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黼。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考工雖非周官。然歆以前書也。王莽之量左耳爲升。右爲合。命而重二鈞。其說曰。起於黃鍾之龠。而又謂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亦起於黃鍾之龠。歆之妄說也。其他象類諸說。怪妄尤甚。司馬范氏不惟古義是求。而譏議焉。相與論莽歆之制作。終身不已。何哉。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幼嗜學。至忘寢食。父文靖公夷簡異之。曰：此子公輔器也。恩補奉禮郎。以進士通判潁州。郡守歐陽文忠公與爲講學之友。後文忠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先生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先生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言者多罷。先生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絀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溫公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先生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先生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先生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荊公方行青苗法。先生極詆其非。荊公怒。舉呂惠卿爲御史。先生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荊公。荊公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起先生知河陽。召還。累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先生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先生曰：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奏止肉刑。元豐五年。以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陳十事。曰：畏天愛民。

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拜尙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初。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民謹呼鼓舞。咸以爲便。溫公卒。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氏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新經義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先王始令禁主司。毋以老莊書出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先生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與文靖居其二。卒年七十二。帝極悲感。親臨賜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紹聖初。章惇爲相。削贈謚。毀碑。蔡京擅政。入先生黨籍。紹興初。悉還贈謚。先生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不以私利害動其心。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始與王荆公善。荆公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後荆公得志。意其必助己。而先生數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溫公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子希哲希純。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爲安定門人。而希哲

自爲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弼中。別見和靖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爲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爲東萊學案。共十

七人。凡七世。然榮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啟蒙微。不能不爲之立傳也。

### 附錄

呂氏家塾廣記曰。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梓材謹案此條與文靖公尹京時一條。尙書公爲閩領監司一條。乃榮陽所記東萊輯官箴述之。非卽東萊之說也。黃氏學案補本。徑入東萊學案。誤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正獻公爲樞副。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傳正安詩已之所宜修。傳正曰。無敵精神於蹇淺。榮陽公以爲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淨不作。爲病於太簡也。本中思之。傳正公所獎進。年才三十餘。而公猶相講究切磋。後來所無也。不必問其答之當否。又曰。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無進益。

梓材謹案童蒙訓之自溯家學者。各爲分別。榮陽學案做此。

###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旣擢第。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先生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荆公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荆公立新法。先生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荆公遣所親密諭意。先生

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出息。神宗詰荆公。荆公請令先生具官吏主名。先生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先生得黠盜。刺爲兵。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刑。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溫公。溫公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先生轉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貢舉。別守宰。去賊貪。慎疑獄。擇師儒。修役法。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先生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先生。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先生長孫莘。老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正獻公。其論議趣舍。大略相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參史傳。

附錄

呂滎陽曰。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呂紫微曰。李公擇尚書。嘗與滎陽公諸賢講論。行已須先誠實。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謬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又曰。李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韓維字持國。潁昌人。忠憲公億第五子。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鄭公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充公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祿享東向位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穎王先生爲記室參軍。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先生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時爲王擇妃。先生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注。侍邇英殿。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先生疏邇英爲陛下燕閒之所。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先生疏救。不從。遂闔門待罪。穎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卽位。除龍圖閣直學士。論御史中丞王陶罷職事不行。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獻肅絳在樞府。力辭。王荆公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府。轂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先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先生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荆公益惡之。先生以言不用。請郡。帝曰。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召爲學士承旨。時天久不雨。先生言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旱災之際。重罹此苦。上感悟。卽命先生草詔求直言。詔出。是日乃雨。王荆公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

邸進資政殿學士。曾子固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先生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執政欲廢王氏新經義。先生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尙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入元祐黨籍。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許之。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所著有南陽集三十卷。雲濠案先生嘗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

參史傳

附錄

程伊川上先生求撰明道墓誌曰。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義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義。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

雲濠謹案先生誌明道墓。言子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鄙我。周旋啟告。所以爲益良厚云。

梓材謹案先生從孫德全。瓊爲元城門人。叔夏璜爲武夷門人。元孫元咎。元吉爲和靖門人。小東萊呂氏。卽元咎之壻。而元咎之子澣。又爲清江門人。故謝山于叔夏傳云。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

韓氏也。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先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魏公留守北京。辟爲屬。韓獻肅絳代魏公。復欲留用。先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有治聲。定守呂正獻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先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先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立。用劉忠肅摯薦爲監察御史。極陳時事之弊。是時下詔求疾苦。先生言。役錢斂法太重。願復差法。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蔡確以定策自居。先生劾之。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並劾章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由是二人相繼退斥。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先生卽繳錄黃。旣而命不由門下省出。先生請對。言之益切。遷侍御史。坐乞還。張舜民職任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侍邇英講讀。仁宗知人事。先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又申洪範三德之義。上疏風諫。一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領之。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請築定遠。據要害。以扼西夏。定遠遂城。拜中書舍人。權知開封府。奸猾斂跡。慈聖之族。曹氏。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先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

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詔竄絢而絕其獄。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又進曰。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乃深誤陛下也。此不可不察。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先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先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忠肅摯。右丞蘇文定。輒以人言求避位。先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輒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忠肅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先生連疏論救。忠肅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坐元祐黨籍。追貶雷州別駕。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傳行世。參史傳。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王端明彥霖。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紀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于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橫渠同調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父贊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太常博士通孫。父贊。比部郎中。祖葬京兆藍田。遂家焉。由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韓獻肅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卽位。除監察御



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京師大水。先生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卽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漢王典禮。先生言宜以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不得顧私恩而違公義。章數十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初。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獻肅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會環慶兵亂。宣撫坐黜。先生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先生援經質史。以驗時事。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尙書。元祐初。拜尙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呂正獻告老。超拜先生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修神宗實錄。先生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眞於坐右。又撫乾輿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謂此蓋祖宗家法。先生因推廣祖宗家法。自事親治內。以至寬仁示儉。累數百言。哲宗甚然之。先生樸厚恣直。不植黨朋。與范忠宣並相王室。立朝挺挺。百官不敢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貶祕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晉伯自涓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